

第六回 奎璧使計害忠良 燕玉訂婚放夫婿

卻說劉奎璧雖與皇甫少華相交日久，常時只是射箭游猜，從未曾閒遊。當下少華持書來見父母，曰：「劉奎璧送書來請孩兒來日往昆明池游船，兒特請雙親定奪。」說罷，將書送上。元帥夫妻看過，皇甫敬謂尹氏曰：「奎璧家住昆明池，今既好意來請，兒當前往，庶不負其厚情。」少華曰：「既是爹爹諭允，兒當領命。」即出後堂，來見劉府家將曰：「爾可把我的回帖帶回，多多拜上爾家爵主，來日準定前往。」下書人曰：「我家爵主吩咐，懇求公子明日早臨。」少華應允。下書人帶了名帖，上馬趕回劉府，來見奎璧，呈上回帖，稟明前事。奎璧喜從天降，這畜生死日臨頭，來日請兩個絕美妓，把畜生灌醉，留在家中花園書房安寢，候其睡熟，把柴草塞住房門，放起火來，只不過燒燬幾間房屋，說是他醉後失火，自己屍首燒燬，皇甫敬亦無言可說，方消我的怨氣，又可娶孟氏為妻。主意已定，即令家將來早僱一隻小船，先請兩個名妓待候。到次早，家將備辦大小酒席，並引兩個名妓下船，又令一名家將步行，往請皇甫少華前來，一個在南城下引跡。自暗囑二妓女要懇勸皇甫公子暢飲，自有重賞。

且說皇甫少華趕早吃了早飯，換了衣服，家人報劉爵主差人帶帖來催，自己即上前辭別父母姊妹。尹夫人囑曰：「兒當早回，免為娘盼望。」元帥曰：「劉家正佳昆明池，今晚必留我兒在家安歇，未必就回。」少華曰：「他雖苦留，兒必要回府。」元帥曰：「若是苦留，孩兒就在那瑞安歇，不可苦辭，以拂其情意。」少華帶了二名家將來到南城下，早有劉府家將上前迎接，來到昆明池，劉奎璧早在岸上迎接。二人攜手到池邊，二妓女奔出船頭迎接，伸手扶搭二人上船。少華乃是王人君子，問曰：「弟以兄游船談心，何必二女相陪？」奎璧笑曰：「若只飲酒，恐人笑說柳俗，如此方謂飲酒賞花。此二女乃本城花魁，特請來以供暢飲。」

二人見禮坐下，吃茶笑談。梢公開船游漾。推開兩邊船窗，見四面瞭然，日暖風和。家人進上酒席，二女懇勸敬酒。皇甫少華尋思，多此兩女在舟，惹閒人議論，反加不樂，連酒亦不甚飲。奎璧極力相敬。日方過午，少華就要辭回，奈奎璧謙恭苦留，少華卻不過情面，直飲至日頭斜西，方才辭別。奎璧令家將打發二女回去，一面苦留少華：「難得賢兄到此，酒末半酣，小園花草頗有可觀，今晚可到小園暢敘，以續金穀契交。」皇甫少華辭曰：「這個斷難從命。弟若再留飲，恐雙親懸望，乞兄原諒，就此告別。」奎璧攔住笑曰：「此卻不然，尊堂已知兄到此，若見兄不歸，定知是弟留住。今兄若回，尊堂必鄙弟輕吝；且爾我相交數年，只得一遊，況在寒舍，今晚正好長宵達旦，暢敘幽情，幸勿推辭。」少華見其認真好意，反有戀戀不捨之情，答曰：「蒙兄雅意，但恐有貪腹之譏。」奎璧見允，大喜曰：「如此方為夙昔至交。」遂引少華同入後門。按這花園極大，亭臺樓閣，華麗奪目，遍栽花草，真是言之不盡，觀之有餘。遊玩一番，少華嘖嘖發羨。奎璧曰：「小園鄙俗，唯有小春庭一處將就可觀，今夜住彼處談心。」少華曰：「極好。」同進小春庭，二人坐下，說些兵書。不多時，呈上筵席，少華辭曰：「方才飲罷，何又再設。」奎璧笑曰：「草草不恭，聊表微意，何必贅及。」二人重複入席，曹信，吳祥在旁服侍。

飲了數巡，已是初更時候，不料顧太郡之母錢氏太夫人是夜病故。錢氏太夫人年近八旬，一向臥病在牀，是晚痰塞身亡。顧宏業使人來報信，太郡聞知母亡，悲傷不已，忙收拾衣服，急著女婢快請公子前來，與我同往奔喪。女婢來見奎璧曰：「太郡有二事，請爵主前去相商。」奎璧對少華曰：「仁兄請飲，待見家母，再來請教。」少華曰：「兄自請便。」奎璧令家人小心服侍公子，自己奔進母房，只見妹子燕玉同乳母江三嫂亦在房中收拾，衣服。太郡謂奎璧曰：「方才爾母舅使人飛報爾外祖母痰塞而亡，爾快換衣服，與我前往奔喪，不要遲延。」劉奎璧吃一驚，今晚正要結果了少華性命，不料如此湊巧。遂答曰：「孩兒與母親同往，家中無人照管，如何去得。」太郡曰：「裡面事情著爾妹同江三嫂照顧，後花園自有江進喜料理；外面事務原有人役掌管，我與爾不過數日便回，爾快同起身。」劉奎璧應允退出，自思今夜放火之事，須托江進喜舉行，且此人剛直，必定盡心，亦無泄漏之慮，便著家人喚進喜前來。原來進喜是江三嫂之子，年已十六歲，父親早亡，自幼隨母在劉府撫養，現今長成，身材魁梧，臂力極大，為人正直慷慨，太郡母子收他為心腹。當下聞喚，來見奎璧曰：「爵主呼喚何事？」奎璧四顧見無人，對進喜曰：「可恨皇甫少華奪了孟小姐良緣，我故設計請他游江，留宿小春庭，俟候夜間，放火燒死他主僕，好與孟氏結合，以消怨氣。不料母親要與我同往外祖母家奔喪，只得托爾。可俟他主僕酣睡，爾可密取乾柴乾草，放起火來，將他主僕並幾座廳房燒燬，來日指稱是他主僕酒醉，失火燒了我的房屋，使他父親不敢異言。我日後姻緣成就，自當重賞。」進喜聞言暗驚，我昨夜三更夢見一位老人對我言曰：「江進喜，爾一貌堂堂，切不可害人性命，異日享福不小，若不聽吾言，害人性命，上天必定譴責，定有惡報。」醒來，我思想一日，並無嫌隙，那有害人之理。今若作此事，豈不枉害三人性命，看來明是神明指點，切不可做此害人之事。乃答曰：「別事小的無不盡心去做，唯此事小的不敢領命。皇甫敬乃是本處父母官，又有執掌先斬後奏重權，若燒死伊子，怎肯饒我性命？小的難免一死，此事斷然不敢做的。」奎璧曰：「爾錯了，吾父乃堂堂國丈，勢力滔天，皇甫敬不過一邊關守將，怎敢惹我？況我好意請酒留宿，他兒子不小心失火燒了我的屋子，他若有甚言，俺自出頭抵擋，不千爾之事，你只管放心行事。事成之後，府中女婢選一個絕色賞爾為妻。」進喜只得應承曰：「既如此吩咐，小的自當盡心行事！小的非好色之徒，要甚麼妻子。」奎璧喜曰：「既不要妻子，我就賞爾一個美差。」說罷，即到書房，收拾停當，再到小春庭辭別，與皇甫少華坐下，說明喪事，因此失陪，望兄勿罪。少華曰：「既兄有事，小弟回舍，免使雙親懸望。」奎璧曰：「如今城門已開，怎說回去。」少華曰：「城門雖閉，弟就叫開，卻是容易。」奎璧苦留曰：「弟豈不知兄可把城門叫開，然此時回去，約近三更方能到府，令尊豈不怪弟有失主人之誼。況弟與兄交處數年，只有今夜留宿一次，亦算三生有幸。弟不幸遇有喪事，兄當暫宿一夜，方見交情。日後弟亦好見令尊老伯情面，萬望見諒。」少華乃誠實人，見奎璧懇勸相留，又難堅辭，只得答曰：「主人不在，弟若獨住，豈不被人取笑貪腹？」奎璧大喜曰：「唯是獨住，方見夙昔至交。」遂吩咐家童，小心苦勸暢飲，又對少華曰：「弟立要回家母奔喪，兄切不可私回，使弟失望。」少華曰：「承兄雅愛，弟想好回去，兄可放心前往奔喪。」奎璧曰：「弟來日絕早便來與兄相會，斷不失約。」少華稱謝。奎璧退出外面，密囑進喜曰：「若燒死少華，可到顧家通知。」進喜稱是。奎璧來到前面，家將已押各物起身，太郡叮囑女兒並江三嫂：「裡面諸事，爾二人小心照管。」眾各領命。太郡上了小轎，奎璧上馬跟隨而去。

且說燕玉小姐同江三嫂並小婢飛鸞回歸曉雲閣，原來燕玉與江三嫂同住曉雲閣。按燕玉小姐容貌卻亦秀美，自幼亦曾讀書，雖其母不甚相愛，亦能深知禮義，自思女流就能吟詩作文，亦是無益，寧可勤習女工；父母素不溺愛，

日，卻是好事。那個婢飛鴛，極能趨媚，素知太郡不愛次女，若遇燕玉與江三嫂說著家庭之事，他就向太郡面前獻媚，搬嘴弄舌，小姐最是怕他。當下小姐見飛鴛侍立旁邊，小姐曰：「飛鴛何不去睡？」飛鴛曰：「小姐未睡，婢子何敢先寢？」小姐曰：「太郡不在，我與江三嫂照應家庭，須待更深方睡。爾不必伺候，可自去安寢罷。」飛鴛大喜，回到自房安寢。燕玉對江三嫂曰：「奴自午間有一事要對爾說，因飛鴛賤婢寸步不離左右，故不敢說，今當說明。午牌時候，我隱几而臥，忽然夢見一少年婦人，對我說曰：『我乃爾母吳惠娘，恨我短壽，不能養爾長大；今幸爾已長成，但太郡母子不以爾為念，爾姻緣未定，我在九泉亦不放心。特來報爾，今晚有一大貴人在小春庭宿歇，與你乃夙世良緣，爾兄欲放火燒死他，你可同江三嫂去見此貴人，將你許他為要，設計放他回家，不可害羞。你若得配此人，非但終身富貴，且日後亦可救得滿門性命，不可錯過。』我要問貴人姓名，他將我推醒，豈不奇怪。」江三嫂曰：「此乃爾念母，故有此夢，何足為憑。」小姐曰：「生我不數月，母病故，尚不識母面，何曾念及，此夢必有緣故。」江三嫂曰：「若果爾母托夢，爾可把面貌衣服說來，我便知真假。」小姐曰：「那婦人清瘦身材，年約二十三歲，瓜子面，潔白無暇。」江三嫂聞言大驚曰：「如此說來，果是爾母托夢了。待我往問小兒，看小春庭可有人借宿。」說罷，下樓而去。

原來進喜最是純孝，尋思得此異夢，今公子要我害人，當問母親主張為是，遂進內來。到路口，五遇著江三嫂，母子相遇，進喜曰：「兒有一事不決，欲問母親主張。」江三嫂曰：「爾有何事，可即說明。」進喜先說昨夜得夢，後說爵主囑托放火燒死皇甫少華，好得奪親，道：「孩兒故狐疑不決，特請母親定奪。」江三嫂聞言，心知小姐姻緣有在。進喜又曰：「人命關天，一時斷送三條性命，豈無報應？況皇甫元帥乃本境父母官，花園又是孩兒掌管，若燒死他公子，必然拿我拷問。他現掌先斬後奏重權，爾我母子豈不斷送性命？」三嫂曰：「今可將計就計，放了皇甫公子逃走，日後必有重謝。我今對你說明。」就把小姐午間得夢言語講明：「看來小姐該配皇甫公子，據小姐生母托夢，說是大貴人。日後皇甫公子必定大貴，爾我終身卻亦有靠，當想一奇計救出為妙。」進喜驚訝曰：「既小姐辦有異夢，待孩兒設計救他。」進喜忽然計上心來，謂母曰：「孩兒有一計，待兒子前去把跟隨二家將請出來飲酒，裡面只剩皇甫公子一人在小春庭；母親可同小姐前去訂親，然後放他從後花園門逃出，囑他回去，只說是鬼神扶出，放在曠野。我隨後把小春庭一房屋燒燬，就可瞞過爵主，豈不是好。」江三嫂大喜曰：「我兒果然神算，可速行事，並速報我知道，好引小姐前去訂婚。」進喜稱是退出。

江三嫂回閣對小姐曰：「令堂陰魂有靈。」就將進喜言語說明：「聞得家將傳說，皇甫公子人材出眾，武藝超群，後必大貴。」小姐驚曰：「家兄如此惡毒，一時欲害三人性命，上天豈無報應？」

未知江三嫂為小姐如何作事，江進喜怎樣瞞過那劉奎璧情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